

田原
文集

16



87
I217.2
130
3:16

81138 111

田原文集

第十六卷

中國經濟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 372730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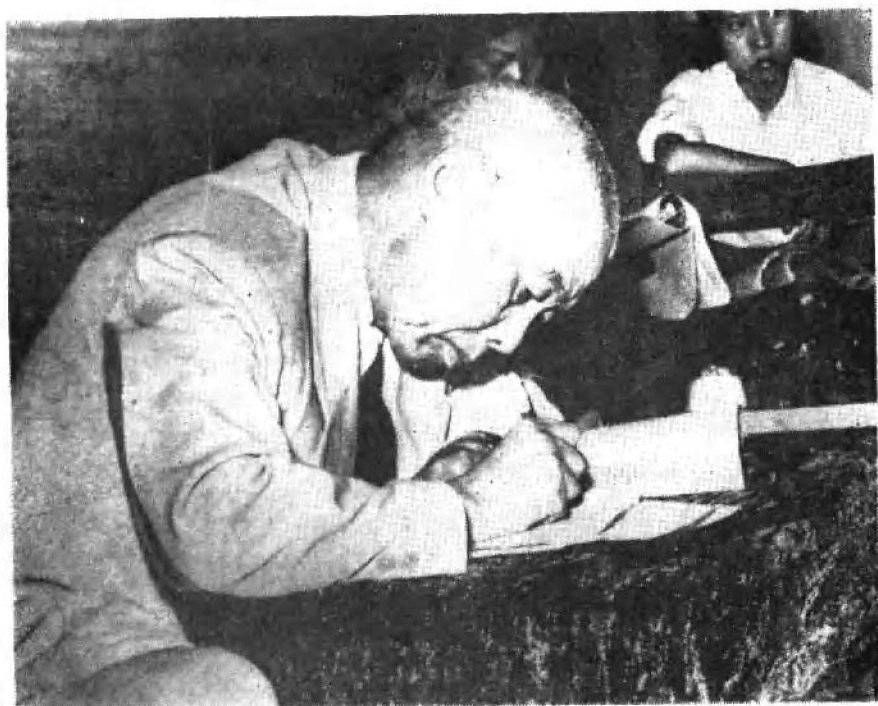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39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9.25 插页6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2,850册 (精) 1—1,370册

书号8069·881 定价(平) 3.65元
(精) 4.95元



田 汉
一九六〇年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修改剧本



一九五四年田汉与周信芳 洪深 梅兰芳合影



一九五七年田汉与《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委会
其它成员及工作人员合影



一九六〇年九月田汉会见日本话剧团岸辉子 杉村春子

第十六卷说明

本卷继前二卷（即第十四、十五卷）内容仍为田汉同志所写的评论、杂著和散文，时期为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一九六三年，凡五十三篇，约三十五万字。

卷末附有《田汉年表简编》，以供参考。

目 录

一 九 四 九

艺术的道路	1
-------------	---

一 九 五 〇

怎样做戏改工作	7
---------------	---

——给周扬同志的几封信

一 九 五 一

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	57
----------------------	----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在全国戏曲
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 九 五 二

对桂剧演出后的几点意见	87
-------------------	----

谈谈粤剧、饶河戏和赣南采茶戏

演出的几个节目	91
---------------	----

楚、湘、豫剧的现实主义的考察98

——九月六日夜场印象

我们彼此发现了诗108

——在剧评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 九 五 三

纪念日本伟大文化战士小林多喜二112

一 九 五 四

在灯塔的巨大光芒下前进121

向坚信光明自由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

契诃夫学习129

三万里慰问归来141

一 九 五 五

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58

《田汉剧作选》后记168

一 九 五 六

话剧艺术健康发展万岁！172

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185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193

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	196
谈湘剧团的人和戏	202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成立大会 上的讲话	207
有关昆剧剧本和演出的一些问题	218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艺委会上的讲话	
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	228
——在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一 九 五 七

新歌剧的新任务与再飞跃	233
话剧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240
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径路和展望	246
我们要健康的、战斗的笑 我们要哥尔多尼	259
忆洪深兄	266
我所认识的十月革命	275

一 九 五 八

祝一位不平凡的老人长寿	281
为繁荣创作“苦战三年”	285
——关于文学艺术配合建设高潮的四点意见	
悼党的戏曲战士程砚秋同志	291

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	297
-------------------	-----

一九五九

《戏剧研究》发刊词·····	316
答《小剧本》读者问·····	321
接受“五四”的精神和经验，创造 社会主义新戏剧·····	327
《还魂记》及其他·····	353
部队戏剧花朵颂歌·····	358
席勒，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	368
——在首都纪念席勒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忆聂耳·····	376

一九六〇

新北京与北京人·····	385
欢迎日本前进座并庆祝其建团三十周年·····	398
更多更好地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	406
塑造英雄人物的初步成就·····	416
建国十一年来戏剧战线的斗争和今后 的任务·····	425
回忆聂耳、星海·····	477

一 九 六 一

要总结一下民主革命阶段的戏剧经验	483
题材的处理	494
追悼梅兰芳同志	506
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	515
——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会上致词	

一 九 六 二

大力发展话剧创作	519
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	528
繁花绮丽从根生	534
《欧阳予倩文集》代序	545

一 九 六 三

向雷锋学习，搞好戏剧工作	569
田汉年表简编	582

艺术的道路

今天讲习班叫我来谈谈业务问题，但是业务不是一样的，因为它包括有京剧、评戏、曲艺。怎样谈法？我先谈别的事情，慢慢可以转到业务上去。

我先谈谈在抗战初期，武汉有一位外国朋友谈到抗战的伟大，他说把老年人变得年轻，年轻人变得老成，比如沈衡老们都是七十多岁了，因为抗战高兴得不得了，诸事积极，真是老当益壮；还有一个音乐队由一个五岁的小孩作指挥，居然沉着准确，中外听者都受到感动。

我今天看到我们讲习班老先生们和年青朋友们一道在这里兴奋的唱歌，热烈的学习，都愿意把国家人民的责任摆在自己的肩上，老年人变成年轻人，年轻人变成老成人，每人都负责，每人都有用，这真是开国的气象。过去有些戏剧界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宁带一个部队，不带一个剧团。”因为治军有军法，谁要违犯军规，可以按军法处理，故此部队虽然人多，可还容易带，但领一个戏班就麻烦得多了。人民都说唱戏的难办，但是我对于中国戏剧工作者，不论新旧，都是十分信赖的，他们都是善良的人，还有比艺人更听话的吗？在过去，你叫他慰劳就慰劳，叫他募捐就募捐，谁能管

你捐的钱究竟干什么去了，与其说唱戏的难办，不如说过去艺人们太善良了。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们常常逼着给“老佛爷”、给封建军阀、给官僚买办服务。今后我们该认清对象，为人民服务。过去为那些封建统治者，地主、官僚资本家服务，临了依然受他们剥削压迫，给他们看不起。“倡优隶卒”、“王八，戏子，吹鼓手”地侮辱你。就这样还有人怀念这些“故主”的。所以我说旧艺人们过于善良，善良得象绵羊。我们今天要把太善良的人叫他进步，使绵羊变成老虎。一个老虎下山也要被人打死，因此我们要团结，团结才能发挥伟大力量，由不太觉悟变成觉悟，由不团结、散漫自私变成团结，由没有组织或轻视组织变成有组织，我们才能真正作到不受人压迫和剥削。过去因为我们太善良，以致在台上唱一辈子戏还不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唱。在进步的国家受教育是一种义务，也是人民应享的权利，但我们不觉悟，以为“幼而失学”是“命该如此”，我们要认清这一种安慰自己的话是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人最欢迎的。苦难的中国人因为长期受着压迫剥削，保存自己不容易，所以常常把生活摆在第一，理想摆在第二，旧艺人学艺也主要为的吃饭养家，因此常常失去艺术所应该有的理想。今天我们倡导的人民戏曲，是不是为生活呢？依然是为生活，但不是仅为一人一家的生活，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理想。通过戏剧艺术帮助使大家觉悟，让大家真正不受欺侮，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真正站起来，这便是新艺人的理想的实现。过去我们只知用很大力量保卫自己一

身一家的利益，结果还是很可怜。今后我们该在新的理想、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用更大的集体力量，为保卫民族自由独立与世界和平民主而奋斗，这样你自己也吃不了亏。

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中国人演戏天才也是很高的。这次许多国际朋友来中国，找不到较好的戏院给他们演戏，北京最好的园子也赶不上人家起码的园子。莫斯科大戏院，建筑宏壮美丽，就是六层楼上的座位也是红丝绒装饰的，真是金碧辉煌，舞台也是很大的。梅兰芳先生在那里演过戏，因为台太大，用台步走不到九龙口，只好在台上又搭上一个中国式舞台。我们的剧场建筑比起他们来实在差得太远了。可是就戏来讲，我们也有好东西，这是苏联朋友公认的，可是这就又说回来了，中国戏被人承认的主要是它的娱乐性，而不是它的思想性。《世界戏剧史》的著作者，卡尔·马修士先生便说过：“中国戏作为组织的准备周到的娱乐是很完全的”，而缺乏列入真正艺术之林的特殊的个性与智性的条件。许多演员尽管有优秀技术，却不知究竟自己在舞台上干些什么，也不知自己替谁说话。就举几个最好的戏吧，《宇宙锋》这出戏是颇使人认为是反封建的戏，有着革命意义的，但是为什么过去能在封建势力之下演出呢，也就是实际上还是在宣传封建思想的缘故，贞烈的赵女反抗地对她父亲说：“爹爹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难道连三纲五常也不晓得么？”所谓“三纲五常”，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因此赵女的反抗实际是悲叹封建秩序的崩溃，又《打渔杀家》是一出反地主土豪的戏，在中国戏里算是最好的，但

李俊、倪荣问丁郎“催讨渔税银子，可有圣上旨意，六部公文”，分明说有了“圣上旨意，六部公文”，渔税银子是可以讨的，他反对的不过是本县的太爷所断；《四郎探母》的唱作与结构是非常好的，写中国人失身异国，思家乡怀故土的感情也很到家，其所以能被慈禧太后之流赏识，正因杨延辉回令叫萧太后“我一个人的丈母娘”，萧太后是辽邦能干的女主，善于利用汉人的知识分子。慈禧是以萧太后自况的，她最是喜欢汉人这种乖乖地听话。只此我一直主张要把戏剧改革运动日常化，每天在台上唱的做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影响，出出戏对人民负责，才不会做失去理想的猴儿戏。实在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生活和动物不是一样吗？要作人就得有理想，不是单为了一人一家而是为广大的人民。因此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是人民的戏剧、人民的电影、人民的曲艺，这是戏剧史上的人民大革命。眼前还有些困难，但这是很短的，可以克服的。从前我们辛苦学艺只为少数人欣赏，今后却要为民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服务，这展望还不够光明吗？戏剧改革工作是曲折麻烦的，俄国革命以前戏剧界也很颓废，安得列夫的戏剧，表现得非常悲哀绝望，另一方面又是官能的享乐的倾向横行，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也还是相当保守的，大家忙于斗争，还不大顾得到戏剧改革，及至新经济政策实行，社会建设积极开展，戏剧也大大的发展起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一九一四年俄国戏院共计不过二百一十座，和我们差不多，革命后第十六年的一九三〇年便有六千座，但苏联戏剧改革最